

迄今中国唯一一部关于屯堡历史、
屯堡文化、屯堡老汉人的长篇纪实文学

青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MING WANG CHAO YI MIN BU LUO

古屯堡游历记

明王朝遗民部落



青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MING WANG CHAO YI MIN BU LUO

古屯堡游历记

明王朝遗民部落

I253.4
Q490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明王朝遗民部落

古屯堡游历记

青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 字数:260千字

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04-07785-7/I·1647 定价:28.00元

电话:(0471)4971659(总编室) 4972052(发行部)

邮编:010010 电子邮件:dzbjis@163.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序 曲

- ◇ 远行者 (2)
- ◇ 人类学的面纱 (8)

第二章 屯堡,为谁而存在?

- ◇ 走红的旧精魂 (16)
- ◇ 出走的荣耀 (21)
- ◇ 飞云屯的风光 (26)
- ◇ 辛酸话 (34)

第三章 黔东南有个唐土安

- ◇ 高原江南 (40)
- ◇ 会唱歌的鸡 (46)
- ◇ 风情演绎周 (54)



第四章 一个普通的屯堡人家

- ◇ 小屯堡人 (62)
- ◇ 神话·实话 (70)
- ◇ 龙的企望 (77)

第五章 老人与地戏

- ◇ 天下谁人不识君 (84)
- ◇ 戏痴·戏魔·戏疯子 (94)
- ◇ 屯堡文化的气味 (100)
- ◇ 被我定格的一组镜头 (113)

第六章 九龙拾趣

- ◇ 谁比谁更快乐 (124)
- ◇ 另类的羊肠小道 (138)
- ◇ 戏剧效果 (148)

第七章 岁月无痕

- ◇ 一个普通的夜晚 (160)
- ◇ 光阴的故事 (167)
- ◇ 女人們的集体活动 (176)
- ◇ 男人的世界 (184)



第八章 人生如戏

- ◇ 这个正午····· (194)
- ◇ 最后的马车夫····· (208)
- ◇ 关于少数民族····· (216)

第九章 屯堡的代价

- ◇ “过河会”纪实····· (230)
- ◇ 表演的习惯····· (238)
- ◇ 静静的九龙河·····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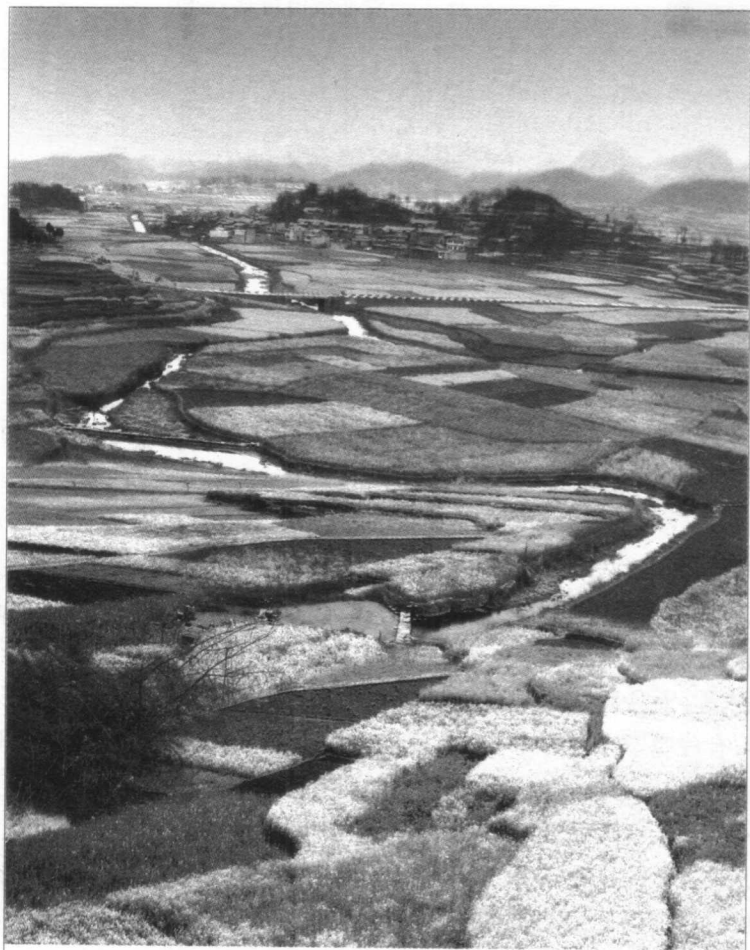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屯堡和它的文化

- ◇ 首脑会议····· (256)
- ◇ 安顺茶叶和屯堡文化····· (261)
- ◇ 纯种的屯堡人····· (267)
- ◇ 梦回屯堡····· (273)

第十一章 我的屯堡

- ◇ 沾亲带故话屯堡····· (282)
- ◇ 最后的折腾····· (287)
- ◇ 我们汉人····· (297)
- ◇ 别了,硕大的“福”字····· (304)

后 记····· (313)



第一章

序 曲



◇ 远行者

今天居然是情人节。在一个洋节日里开始自己的古屯堡之行，感觉总有些怪怪的。

以我的未婚夫邓刚的话来说，我这样的女人是折腾完了都市，开始折腾网络，网络折腾腻了，就开始声称要去拥抱大自然了，所以我这样的女人是“大不自然的”，因为我玩的花样太多。也是，我长期睡眠不好，在夜里就像一张大饼，被烙来烙去的，翻腾数百次后才能慢慢入睡，而且即便睡着后也是怪梦不断，醒来后多少还有点意犹未尽，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已经习惯了邓刚的嘲笑和打岔，以及他为了让我把心放在他身上所使出的所有殷勤和计谋。我自我总结了一下，我长期睡眠不好的症结首先在于生活太悠闲，其次是天性爱感动，最要命的是我还爱上了写作，长期把“臆想”当饭吃。谁都不难想象我，一个读了几天破书的女人，无所事事，臆想成癖，当然会落下病根儿。

我是个感性和理性严重分裂的人，许多事情我看到了尽头却依然要折腾，直到彻底心灰意冷。细想起来，天生有怀旧情结的我，虽然对古屯堡非常好奇，可古屯堡又能和我有什么瓜葛呢？再说我这种对生活不能收放自如的人，或许永远都是无路可走的。出走，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只是一个敲门的姿势。

邓刚昨晚打来电话骚扰：“又找到事折腾了不是？情人节不飞到花花世界(广州)来陪我，跑乡下去陪一堆农民。阶级感情可真是深



哪!”我哼哈了几声,骂他“该死的城巴佬”,没理会他。这家伙管省城贵阳以下的任何地方都叫“乡下”,而这些地方的人呢,他都叫“农民”。听了这“城巴佬”的鬼话,脑海中的“屯堡”似乎又充满了别样的意趣,想来那些住在石头房子里的“老汉人们”同我这样的“新汉人们”肯定会有所不同。对这种差异性的期待与想象,是我屯堡之行的最为原始的动因。

就在一个星期前,我还从未想过自己和屯堡会有什么瓜葛。

作为贵州人,“屯堡”这个字眼我倒是不算太陌生。文献早有记载,百户为屯,千户为堡。过去除了走马观花看过一些报纸杂志上关于屯堡的古建筑、民俗活动、着明时服饰的“老汉人”等照片外,几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也亲眼见过几个屯堡妇人,几乎不大相信明时的女人竟穿那样的衣服(俗称“大袖子”衣),印象里那身行头和布依族的有些相近。似乎屯堡产生得还很简单,也就是六百多年前,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拿下”云、贵、川,遣兵南下,后又陆续移民,史称“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屯堡一词,似乎又应该是明王朝实行疆土扩张时的一个基本单位,屯应该指军屯,堡则是城堡的意思。)自此,这些军士和农户,在布满崇山峻岭、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贵州腹地驻扎下来,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汉民族聚居地。如今屯堡一词,其实指的是由此而形成的一个“老汉人”的大社区。

让这个世界兴奋的是,这些世代居住在屯堡里的“老汉人”们,操着既不同于贵州本地又异于他乡的特殊语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节日仪式等统统按自己的老规矩行事,所以一直以来,许多不知内情的人总以为他们是少数民族。其实,外界更习惯叫他们“屯堡人”。

以上,便是我关于屯堡的所有认识。

用屯堡人自己的话说,屯堡人是老汉人。关于汉人的知识,我的确知道得不多,虽然从自己的户口簿上我可以确认自己拥有汉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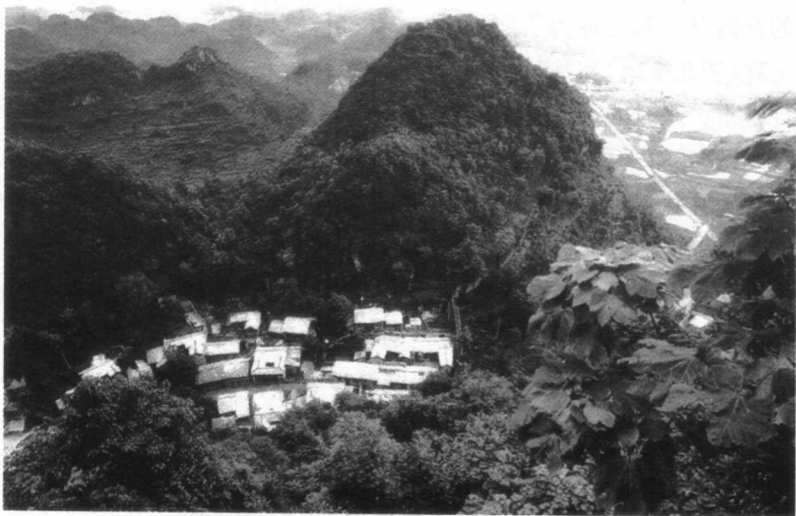


明王朝遗民部落

古屯堡游历记

血脉与身份,但我只知道一些关于汉人的常识:中国除了元朝和清朝以外,全是汉人当家做老大,汉文化大致以儒、道、释为主体(这些离我个人所感知到的现实太远了)。另外我曾信手翻阅过一本书,里面讲述过汉民族有二十种传统节日,其中上巳节、天贶节、中元节、中和节和下元节我闻所未闻,其他什么立春、浴佛、夏至、七夕、重阳、送灶、冬至、腊八节等我虽知道,却从未过过,剩下的除夕、春节、元宵、端午和中秋等节我虽过过,但同传统的那一切相比,节日的活动内容早已面目全非。比如在一些与传统汉文化有关的书籍里,这些传统节日的活动,其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复杂,令我惊讶不已,而且我发现我们除了祭神祭祖的那一点恭敬心外,纳吉祈福、趋吉避凶和吃喝玩乐的热忱也非常高,很多节日都有吃喝玩乐的内容。

作为一个“新汉人”,我为自己从没有机会好生见识一下我们的传统而感到遗憾。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全貌究竟在哪儿呢?就在古老的屯堡里吗?



大山深处的屯堡



一个星期前我意外地结识了幸老师,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专家,纪录片的优秀编导,外加一个老到的生意人和脾气暴躁的长辈等,其身份、头衔多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当初选择这个老板,最主要的因素是“又想找事折腾了”。幸老师斥资拍屯堡,需要一个文字编辑,一个为其选题服务的“枪手”。首先这个选题符合我个人的好奇心,其次是收入还令我比较满意。尽管邓刚不那么乐意,他怕我“经济独立”,他是个得养我在家里才有安全感的人。不过我长期对他的此类心意都是装聋卖傻的,他拿我没法。

有感兴趣的美事可做,且又待遇较好,这对我构成了诱惑。令我紧张和焦虑的是,我并不知道要为此诱惑支付多大的代价,更不明白该如何下手去支付这种代价。我不懂文化人类学,从没做过纪录片,与之相关的文字工作我则更为陌生。就我个性而言,我还不乐意与性格暴躁的人相处(据传幸老师脾气很差劲)。我对凡有“真性情”的人,向来退避三舍,因为你将无法与他流畅自在地相处。

刚出门邓刚又来电话,说也许开完订货会能抽出时间到乡下陪我几天。

“你是如此娇嫩水灵,所以别累着了,发挥你遣使我的特长,体力活全让身边的男人去干,他们不替你干活是你不给他们面子,你不要伤他们的心。啊?”

“滚你的,就会耍嘴皮。”

“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要学习他们的优良品格,吃得香睡得着,啥也不多想,因为想也没用,各有各的命。对于他们来说,白天有酒喝,夜里有人,这就叫幸福生活。”

“你放毒呀,我姐说精神病人的比例农村远远高于城市。”

“那是那是,如果上帝给贵阳的精神病指标只有一个,就一定是我,谁让我爱上了一个……”

邓刚的贫嘴让我心情不错。这个家伙就是这么聪明,就知我只



服这个。人真是贱呢，远香近臭，要天天和他泡，我天天都会闪过要和他分手的念头。也想不出具体理由，就是想分手。

像我这样充满好奇心的体验型的人，没事便会恼怒自己怎么只有一个人生。对于重复、按部就班等众人都心平气和以为天经地义的日子，我一向有着某种心灰意冷。打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盼望奇迹、遭遇意外的机会。我一直希望自己凡俗而庸常的日子里布满了这样的机会。可惜这样的机会总不是太多。天知道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世界才是真正让我心甘情愿地面对或拥有的！

只能这样了，四处找一找答案，在流浪的过程中，在寻找的过程中，好生地使用完自己一生的光阴。

屯堡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机会，还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动。能行动起来真是件好事情，要是能捎带一些考古、探险以及爱情之类的美事，那就太过瘾了。不过这些念头不能说给邓刚听。他常说他爱上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女人。在我这里他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个忠心耿耿的受害者，我不能再给他把柄了。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对此我早已丧失想象。有时想着邓刚为我付出的一切，我真把自己当坏人了。

如今的屯堡，已是一个关于“老汉人”的热门话题了。它究竟是我的一个梦，还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梦呢？

不管怎么讲，既然屯堡里栖息繁衍着一些老汉人，我自然是很好奇的。老汉人应该伴随着老的汉文化，我总以为应该有一些别样的绚丽。我倒真想马上就见识到它，以便从文化根基上感受或确认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祖先们。就有着具体现状的生活而言，我倒从不以为这个世界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最大的秘密只可能是心灵或精神世界的秘密，也就是文化深处的秘密。说白了，这些折腾只是对应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以及这个世界该何去何从的心结。世界没有答案。这一次屯堡之行肯定也不例外。但我散漫已久，我认为我的底



线就是“能够行动起来就已很不错了”。

想起北岛的一句诗：走吧 / 路呵路 / 飘满红罍粟。

灰色的天空有些阴冷，嗖嗖寒风过耳，让我想象不出来云雾深处其实还驻扎着火热的太阳。一大早我就打的到了单位，比幸老师规定的时间提前了近二十分钟。明知道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可我管不住自己的双腿，飞奔到五楼转弯处时，我才故意放慢了脚步。我迅速地做了几下深呼吸，三十几岁的人了，得酝酿出点处变不惊的样子。

门上没装门铃。“咚咚咚”，我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后退了两步。门哐啷一声开了。

“来啦？这么早？”幸老师微微侧过身子，讲话时表情很热忱的样子，镜片后面的眼睛正视着你——我好不容易心里生出几许热乎乎的意思，可幸老师又迅速撤回了他的一切，马上转身开始专心打扫他的办公室。

屋里只有我和幸老师。坐在沙发上，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起身帮他。如果他仅是一个长辈，我肯定毫不犹豫，可我不愿意他误会在讨好老板或树立美好形象，毕竟大家此前只见过一面。我迅速扫了一眼茶几和办公桌，上面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用来掩饰尴尬的报纸或休闲娱乐方面的杂志，只有几本纯理论的书籍，我没动，大清早就专心致志地翻阅这类图书更不妥当。况且我原本就不喜欢读这些纯理论的书籍。

“幸老师，你来多久了？”我佯装漫不经心。

“也没多久。”我的老板还在扫地，就在我眼前。

我主动交待：“我本来也起不了这么早，昨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聊得太晚，怕起不来，只好把闹钟调到七点钟。”

“嗯。”幸老师连眼皮也没抬。

“我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好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我作了强调。



实际的情形是我几乎彻夜未眠。

幸老师：“哦。”

幸老师仍然没朝我这边看一眼。也太酷了。这不抬一下眼皮的“嗯”和“哦”是什么意思？还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老板心灵的窗户正对一堆垃圾敞开着呢。

遇见了过于热情地同自己寒暄的人，我会局促不安；遇见了态度生冷的人，我又会心生恼怒。他不仅没把我当人，似乎还没把我当女人。气氛有点沉闷，我巴不得来几个人打岔一下，同一个只知“嗯”和“哦”的人在一起，我还是头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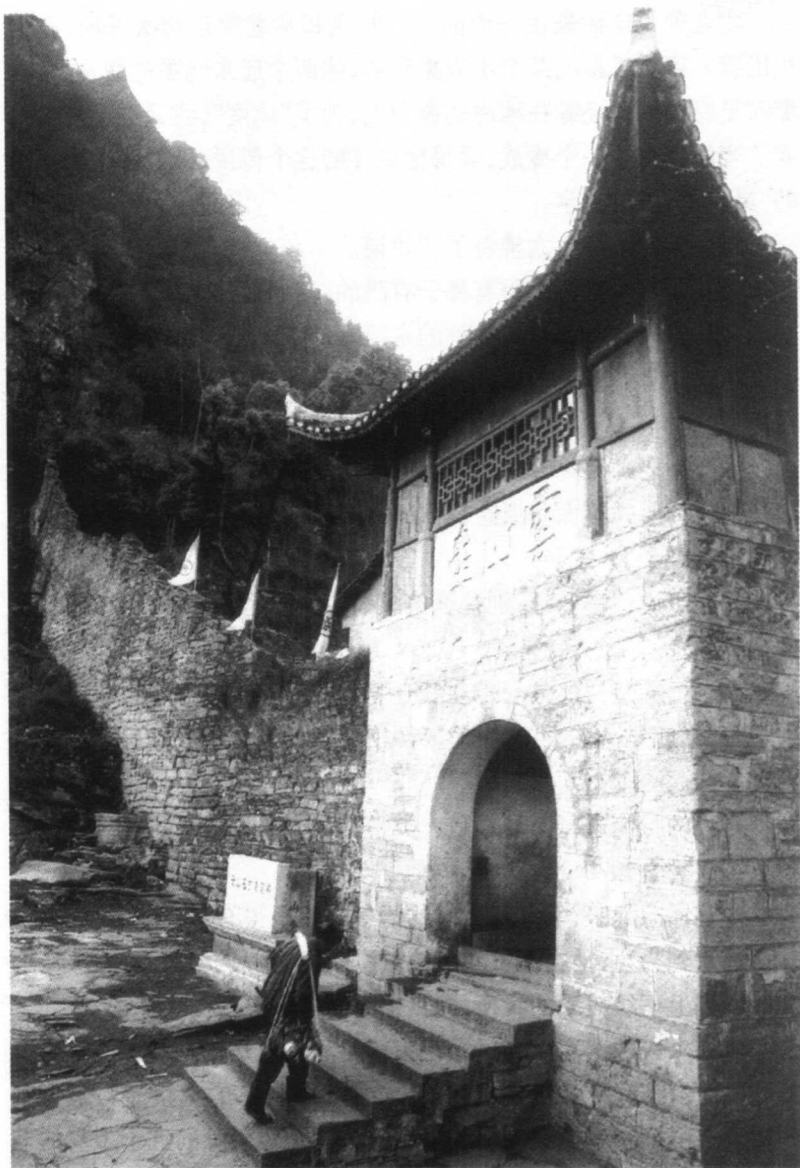
可惜无论我是何种心思，幸老师似乎并不是很在意。那他在意什么？工作成效？

幸老师终于将地板上的垃圾扫进了簸箕。

我决定从这个眼皮下的小场景摆脱出来，我有些刻意舒缓地扫了一眼窗外，一抹淡淡的朝霞，已把东边某朵灰色的云朵镶嵌上了一道橙红色的花边。请让我感谢我的眺望吧！太阳神把灰色和橙红色放在一起实在太美妙了。一个激灵，我忽地想起了“屯堡”这个字眼，脑海里竟然有了一些贴心贴肝的情状。噢，我就这么同屯堡发生了联系……我知道火热的太阳即将破云而出，是的，我仿佛听见了阿波罗在空中击了一下掌，朗声对我说道：哎，快到屯堡去吧，你的机会来了。

◆ 人类学的面纱

“这一次到屯堡，我们要拍一个叫张元的木雕艺人，手艺很不错，但这人不大开口讲话，甚至给人傻里傻气的感觉，家里弄得很贫穷、破旧。据说他父亲张贵祥生前是个很了不起的木雕艺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敢闯大上海，在那边发展得非常好。呆头呆脑的张元却从未离开过屯堡，原来他也并不怎么懂得做木雕，父亲死后，他的手艺就莫名其妙地高超起来……”



云山屯古建筑



幸老师说这话是在一周前。当时我和幸老师是初次见面，我们正围着一家咖啡屋的某个小方桌闲聊，像两个还未熟悉的朋友那样。那时早春的寒意还晾在冰冷的窗户上，为了“风度”，我只穿了一件毛衣。当时我打了一个冷战，觉得他叙述的这个传说，极像一个聊斋里的“灵魂附体”的故事。

“如果属实，那也太神奇了。”我说。

“是呵，这个传说讲得有鼻子有眼的，真的很神奇。”

“幸老师，这里面有人类学的东西吗？”

“有。当然有。只是你还得想想，屯堡人被叫做老汉人，他们老在何处？”

当时幸老师笑吟吟的，为我沏了一杯热茶，和蔼得近乎于在玩客套。他说话时并不大习惯直视你的眼睛，不时耷拉着眼帘，似乎有一丝腼腆的样子。

我连声说：“幸老师，别这么客气，弄得我不好意思。我不大懂，你要多教我。”

幸老师笑道：“那是。现在我还把你当朋友看，应该的嘛。等你上了班，你就是一名员工，我就要严格要求你啦。嗯？这里面也是有人类学的。”

对人的行为进行诠释也是人类学的内容之一吗？我好像动辄就撞上了人类学？

现在回想起来，幸老师当时的语气故意显得有些不经意，而且说什么都点到为止，他在激发我的热诚？同幸老师从相识到相处，从朋友关系到上下级关系的转换，大概也充满了人类学的气味吧？

每一个人的明意识和显性行为背后的东西是否就是人类学所说的“隐性文化”呢？如果是，那我们对彼此或自己的觉察能力是否真的就那么准确？就像我头一次来见这么一个矮而胖的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竟然为了“风度”牺牲“温度”，回家后感冒了一个星期。谁能解释，又何须解释？



不过“灵魂附体”的故事让我感到很刺激。我就喜欢见闻一些新鲜的事情。从来就企盼生命的存在能有一些别样的可能性。我内心深处一直都在祈祷,我希望这个世界现有的一切知识,并不能全部容纳存在的一切真相——这样,我才可能活得有劲。

人类学我一直比较陌生,既是与“人”有关,但愿它所承载的信息会令我感到亲切。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是,作为一个人类学的门外汉,我若能揭开人类学的一角面纱,将会从屯堡开始。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竟然会从一个叫张元的屯堡民间艺人身上开始延伸。虽然在彼此眼里,我们都还是陌生人,可这种延伸已经注定,从我坐上幸老师的越野车开始。

据说一个成年人的一切折腾,说到底是对他孩提时梦幻的一种探究或解构。那么,张元选择了一种同他父亲迥然有别的生活态度,是否也同他的童年有关呢?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从来就认为“民间艺人”是一种美好意象的附着物,不是显得有点大智若愚,手艺却巧夺天工,便是有着吹箫弄笛式的清虚超脱。

幸老师似乎没有对我进行快餐式上岗培训的打算,我想他或许是另有韬略吧。不过有一点我敢确信,他并不希望我带着那些学院式的理念和程序来对证我即将周遭的一切。

我承认阅读人类学理论书籍是必要的,但我更乐意向幸老师一类的大活人学习,在周遭的人事中品出某种隐喻和变量。我有一个很怪的思维习惯,比如电视新闻拼命向你宣传某某企业的现任领导业绩多么昭然,又为国家实现了多少利税时,你姑且这么想,这企业在过去一定是个亏损得一塌糊涂的企业,要不就是花了钱在炒作自己,将广告宣传贴上了新闻这张堂皇的脸,高明着哩。这并非是我刻意古怪,原本某些东西在产生之时,它就已反其道而行之了,不依照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你就看不到它的真实面目。如果有谁以